

周 · 樂

· 新 · 分

秘 境

MIJINGMIJINGMIJI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周大新文集

秘境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1 号

周太新文集
——秘境

庞太衡 一 哲 责任校对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制本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375 印张 297 000 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 册

ISBN 7—206—02523—4

G·646 定价: 套 89.00 元 单价: 17.80 元

自序

我喜欢看悲剧。

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视剧还是看戏剧，只要是悲剧，我就看得来劲和聚精会神。

我不知道我这种奇怪的嗜好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受了什么影响生成的。

因为这嗜好，我写作时竟也常写悲剧。一篇连一篇，有点连篇累牍的意思。有时，一篇小说开笔前，我警告自己别写成悲剧，可到结束时一看，还是悲剧。

我很惶惑。

于是我常常作自我心理分析。在分析中我发现，我所以喜欢看悲剧、写悲剧，大约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1) 幼年和少年时看到过几起悲剧事件，这些事件给了我强烈的刺激，这种强刺激兴奋了我这方面的神经。(2) 认为人生不管怎样辉煌伟大最终都要走向坟墓，这是一个大悲剧，大悲剧必然是由小悲剧积累而成的，应该弄清究竟有多少小悲剧才酿成了人生的大悲剧。(3) 对悲剧的恐惧和抗拒心理，使我企图从别人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来减少自己生活中的悲剧。

我的自我心理分析并没有治好我对悲剧的嗜好症，我至今仍在不知不觉间写些悲剧。

但愿我写的这些悲剧不仅仅给读者们带去心情压

抑，也能给他们送去一点享受和抚慰。

但愿这些悲剧别在我的生活中发生，而且在人世上绝迹。

我祝所有的读者生活顺利，远离悲剧！

周大新

1996年1月18日

目 录

自 序	(1)
银 饰	(1)
紫 雾	(58)
溺	(92)
伏 牛	(132)
走 廊	(198)
寨 河	(270)
热 闹	(295)
月涌大江流	(326)
勒	(362)

银 饰

故事的源头如今是一片废墟。

像墓地里的白骨当年曾是健壮的小伙和水灵的姑娘一样，所有的废墟也都有过风华正茂的时候。当我站在那片扔满鸡毛、碎纸、烂菜叶的废墟上，向 87 年前的那个早晨凝望时，我最先看到的是那条弯弯曲曲轻笼在晨雾中的西关小街；跟着看到了青砖绿瓦屋脊上蹲有两个小兽不大却有气势的银饰铺；看到了黑底白字的店牌：富恒银饰；随后我听到了吱吱哑哑一声门响——

戊

在那个薄雾飘绕的春天的早晨，富恒银饰铺的银匠郑少恒去开铺子门时，并不知道一桩大事的开端要在那天显露出来，而且那开端正以不紧不慢的速度向他的门边蠕动着爬近。他仍如往常那样精赤着上身，趿拉着鞋，一只手去抹睡意犹存夹了眼屎的眼睛，另一只手抬起带动胳膊上举打了一个带了长长呵声的哈欠。两条粗黑的腿一前一后向门口移动。他抽掉那根壮实的枣木门闩，刚把哼哼唧唧吱吱呀呀的两扇门拉开一道小缝，早晨的凉气就迫不及待亲亲热热挤进来搂住了他，他身子一个激凌，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喷嚏声在石板铺前的街道上打了几个滚才算站起跑远。这

当儿，一只尖嘴长尾黑羽毛的雀儿落在了对面街边的那棵槐树上，那雀儿响亮地拍了几下翅膀，头对着他连连叫了三声，叫声嘎哑、短促，少恒不由得一怔：这鸟儿莫不是有病？

他开始做开门做活的准备。把化银子的灯具，把盛了各种模具的木箱，把砧子，把放了锤子、锉子、钳子等的工具台，把用来秤银两的“戥子”和给首饰上光的白矾水，把让顾客们坐的两条长板凳在铺子里一一摆好……

吃饭！用高粱秸隔成的铺子里间，传来了老银匠郑恒良的一声喊。

每天早晨，都是爹在后边做饭，他来前边做开门的准备。爹老了，爹如今只能干一点烧火做饭和给做好的首饰锉去毛刺的轻活，南阳城有名的富恒银饰铺，实际上已由郑少恒在掌持着。

少恒进里间吃饭，父子俩面对面响亮地喝着红薯面稀粥啃着窝头。两人虽然每日手上捏的都是白晃晃的银子，吃的饭食却是黑乌乌的。做手饰这活儿是有一点赚头，可税太重，加上又一心想积点银两扩建铺子，嘴上自然就不能不苦点了。

少恒的最后一碗饭还没有喝完，外边就有脚步声向门口响来，他知道今天的第一个顾客已经上门，急忙放粗喉咙吞了几口，扔下碗，抓起了做活的老蓝布围裙向腰上勒。

我要打一个大横簪子！进来的是一个小脚老太。少恒依稀记得她是做烟叶生意的郝掌柜的老娘，他一边接过银块一边躬身说：老人家先坐，我这就做。

他点上了化银的灯，当他嘴噙吹管把灯光巧妙地吹成一道细线去化银块时，又有几个要打首饰的人相继走进了铺子在板凳上落坐。郑家几代人都当银匠，做银饰的手艺远近闻名，所以每日的顾客总是络绎不绝，排队相候。郑家的银饰出品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童饰一类是女饰。童饰中有虎头、狮子钱、八仙人、罗汉人、帽坠、大风牌子、压金牌、麒麟牌、和合二仙牌，此外还有

桃式、钟式、筐式等各种铃铛，这些铃铛系于小孩头部，偶一摇摆，叮当晃唧，极有风趣。女饰中又分八类，一类是戴在头上的银冠，上嵌龙凤、花卉、虫鱼等物，绚丽堂皇，雍容华贵，是姑娘们婚嫁的上乘装饰品；另一类是插在发髻上、卡在辫子上、系在两鬓上的簪子、麻花针、钮丝针、梔子针、大横簪子、围绾花等；再一类是银耳环、银耳坠，耳环、耳坠的品样极多，尤以动物形象的为最精致美观；第四类是银项链，包括梅花链、长虫链和四瓣花链等；第五类是银手镯、银脚镯，分龙头镯、竹节镯、绣花镯、素空镯、扭丝镯、蒜梗镯等十几种；第六类是银戒指，有各种花鸟虫鱼的式样，着以蓝、绿等各种色彩，极为俏丽好看；第七类是银钮扣，分藕莲种、梅花、桃花、樱桃和金瓜等品种；最后一类是为高龄妇女或去世妇女的鞋上专制的鞋花，左蟠右蛾，寓意长寿升天。

少恒把银子化完，从模具中取出粗坯正要举锤去敲砸时，一股淡淡幽幽的香味忽然飘进鼻孔，他深吸了一口，立刻辨出是“明德府”的长媳碧兰到了。明德府是当任南阳知府吕敬仁的私邸，因吕大人向以德高、行美、政廉闻名河南全境，故河南巡抚特亲笔书赠他的府邸这个称号，以示褒奖。这位明德府的长媳因不断来铺子里订做银饰，所以少恒的鼻子对她的体味也已熟悉。他抬头看时，果然是明眸皓齿年轻秀气的碧兰夫人站在门口。

夫人是来试脚镯的吧？昨夜我已加班做好，请进来试。少恒慌忙站起让道。他意外地注意到这位夫人一脸冷色，眉眼间没有了往常惯有的那副笑意。

碧兰夫人没有应声，只是移步进屋径向里间走去。因为有女人不在男人面前脱鞋露脚的规矩，所以富恒银饰铺让女人试脚镯时一向都在里间。当然试戴时银匠得在跟前，以便发现尺寸是否合适，试戴的女人和银匠，这时刻有点像病人和郎中，不忌讳银匠把自己的鞋脱掉，在自己的脚腕上摸摸弄弄。

碧兰夫人在少恒平日坐着吃饭的那只独凳上坐下，穿了粉红缎鞋的两只脚稍稍并拢向前伸出。少恒拿着一对银脚镯在夫人的脚前蹲下，这时候钻进少恒鼻孔的香味开始变浓，他忍不住深吸了一下，两股香味立时像两只带了茸毛的小虫沿鼻道向肺里爬去，他觉得精神一振且还有点莫名其妙的兴奋。他按照惯常的做法，先伸手提起她的左脚。脱下了她的缎鞋，把脚放在自己下蹲的膝盖上。缎鞋脱下时，没有一般人脱鞋后发出的那股怪味，倒有一股类似于菊花的味道开始弥漫，他估计是碧兰夫人在自己的鞋垫里放有晒干了的菊花，要不就是有什么香料被缝进了鞋帮里。他这时无暇去寻找这香味的出处，他只是在注意自己的手，两只手触到夫人的脚背、脚腕时的那种滑腻柔软的感觉真是太妙，让人心里又痒又麻又酥，他觉出有一股欲望骤然从心底升起且在飞快变强，那就是顺着脚腕摸上去，摸摸她那裹在裤子里的小腿和大腿。他用牙狠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尖，倏然而起的尖锐的疼痛才算暂时把那股欲望压下去。他决定静了心把一只带扣的扭丝银脚镯朝夫人左脚腕上截去，为了不妨碍试戴动作，他稍稍把夫人的裤腿向上提了一下，这一来让他双眼一下子瞪大，惊得轻呵了一声：原来碧兰夫人的脚腕靠上一点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血痕显然出现不久，很可能就在昨天夜里，因为血痂还新鲜发红。他估摸那血痕不是带长指甲的手抓的就是被什么东西划的。这样的血痕出现在少恒那粗糙黝黑的腿上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出现在这白皙细腻如凝脂般的肌肤上却不能不令人心疼心惊。碧兰并没理会少恒的惊讶之态，仍依旧冷脸坐在那儿，只是身子略微一颤。左脚镯大小正好。碧兰夫人的冷肃样儿使少恒不敢再耽误时间，急忙去试右脚镯，当他照刚才的动作稍稍提起夫人右侧的裤腿时，他的眼再一次惊愕地瞪大：夫人右脚腕靠上一点也有一道长而深的血痕。受伤的部位相同。血痕的形状相同，致伤的手段似乎也相同。如果说少恒刚才是吃惊的话，这会儿简直是震惊了：哪会有如此巧

妙的对称性受伤？他自然不敢开口问什么，只是更加小心地去试镯子，惟恐触疼了她。还好，右脚镯大小也挺合适。

夫人，脚镯大小合适，是这会儿就不再取下，还是先取下包好你带回去自己戴上？少恒扬了脸问。他这一刻才注意到碧兰两个眼圈有些发育。

取下包好，晌饭后给我送去。碧兰的话音淡然，似乎带了点颤，手上捏着一块银子朝少恒递来。

夫人的工钱已经付过了，你这是还要打啥子饰物？

不打。她的话音很低，目光却忽然奇怪起来。我想请你帮我买样东西！

啥？他觉出自己的心一跳，他极愿为这个漂亮的女人做点什么。

砒霜，她的话音极轻极微，两眼也变得异常明亮，眨也不眨地盯住他。

像躲避迎头击来的石块，他的身子向左一偏，你为啥不自己去买？他本能地把声音放小。

不方便。

我……

不想帮忙就算了。她拿银子的手开始回收。我还以为你这个老实人会帮忙的。

给我。话未落地，他的手已伸了出去……

那天上午余下的时间少恒差不多没有做成几件活，他的心被砒霜两个字搅得翻上翻下，手中的锤子也敲得纷乱发飘，顾客们自然从那锤声里听不出什么名堂，可这哪能瞒了老银匠的耳朵？尽管他仍旧低头坐在儿子旁边，一言不发、目不斜视地为银饰锉着毛刺，可他心里明白，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所以午饭后当儿子要出门时，他开了口问：干啥去？

给明德府的碧兰夫人送脚镯去。

还干啥？不干啥。

真的不干啥？老银匠的两只老眼锥子一样扎在儿子脸上。

碧兰夫人让帮她一点忙，少恒不自然地扭过脸去。

啥忙？

帮她去药店买点药。少恒有点不高兴，你问那样清楚做啥？人老了真是。

啥药？砒霜。你答应了？嗯。

知道砒霜是啥么？毒药呗。

她买毒药做啥？不知道。兴许是毒老鼠。

不知道你就去帮她买？她要拿这去毒人了咋办？你不就成了帮凶？你想让咱这富恒银饰铺关门吗？想让人把你的头砍了？

少恒身子一个激凌，扭过脸慌慌地盯住爹的眼：可我已经答应了，再说，她那样的人还会——

那就把这个给她！老人边说边弯腰从墙根处抓了一撮灰土，扯过一张包银饰的纸三下五去二地包好塞到了少恒手里。

这——

用这个就能知道她要干啥了，去吧。

少恒犹豫地挪出了门。顿饭功夫，又心神不定地回了屋。给她了？

少恒点点头。那东西药不死老鼠，她知道我骗了她肯定会骂我的，会的，她日后是不会再找我给她做首饰了。声音里满是自责和后悔。

少她一个主顾饿不死你！当爹的扔下一句扭身要走，却又回了头问：看出她要砒霜干啥了吗？

问了，她说：你别管！

父子俩又开始坐下干后晌的活，但少恒的心思显然不在活路上，无论做什么都无精打采，而且频频出错，一个蝶式银耳坠，竟

打了五遍才算打成，吹气化银时，还险些烧伤了手。

好容易挨到天黑，打发几个顾客走了。老银匠进后边做饭，剩下少恒一个人，点了蜡烛慢腾腾地收拾着工具。就在这刻，已经虚掩上了的铺子门，突然吱嘎一声被推开，碧兰夫人的贴身丫鬟——一个身材娇小的姑娘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

少恒一惊，他只看了对方一眼，就急忙低了下头，他估计会有一顿责骂砸过来，不想丫鬟只轻轻说了一句：小银匠，我们夫人让你去一趟！

少恒嗫嗫嚅嚅地应了一声。那当儿老银匠也已闻声站到了里间门口，少恒向爹怨恨地投去一瞥，尔后上刑场似的向门外挪步。

记住，那药是在耿家药铺买的！老银匠对着儿子的背影交待了一句。

少恒跟在丫鬟的身后走进明德府碧兰夫人的房子，一看见碧兰夫人端坐椅上把两只明亮亮的眼睛朝他看过来时，脑袋里就嗡一下刮起了大风，他想赶在碧兰夫人开口责骂之前做番解释，忙吭吭哧哧地说道：那药是在耿家药铺——碧兰摆了一下手，少恒吓得赶紧噤了口。这时他注意到丫鬟已经出去并随手关上了门，屋里只剩下了他和碧兰夫人，他的心越发慌张，他看见碧兰向他身边走来，双手本能地抬起护住了自己的脸。打吧，你打吧，这事反正不怨我！他在心里叫。他已做好了她巴掌抡过来的准备，但那个巴掌却轻轻地落到了他的肩上，那不是打，是拍，是很轻很轻的一拍。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声叹息似的带了一点颤音的低语：谢谢你，谢谢你又让我活了一回。

少恒一愣，他先是放下捂脸的手后是抬起了眼，他吃惊而茫然地望着碧兰，望着她那晶亮的眼。

知道我让你买砒霜是干啥吗？杀人！我要杀死他和我自己！就在后晌，我把你帮我买的砒霜同时放进了他的和我的茶碗，我想

死，我要和他一块死！可没想到当我喝下了那碗茶知道自己要死之后，又会生出那么大的后悔。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爹娘，他们都已年迈，为养活我长大吃了那么多的苦，在他们正需要我供养的时候，我却去死了；我想起了我的小弟，他正在韩家塾馆读书，他读书的花销都靠我供，我死了之后他还咋读下去？我想起我才25岁，我来这世上还什么事都没做成，连一男半女都没养出来，这阵儿就死实在太亏！尤其想到我是和他这个狗男人一块死的，死了还要同他埋一坟，在阴间里还要和他缠在一处，我真是后悔害怕至极，我恨自己没有忍耐力，办成了这样和他同死的傻事，我那刻气得悔得直扇自己的脸。我真真没有想到，那砒霜竟会是失效的！当我断定那砒霜无效，我又在世上活下去之后，我是多么多么的高兴呵！我真感谢你，你又让我活了一回。当然，他也活着，就让他活着吧，让他活吧……

少恒听得目瞪口呆。

我要报答你！碧兰的声音变得更低，脸上现出一股狂热的神情。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一样东西！她的眼中有火苗在跳，他看见她的嘴唇在哆嗦。明天夜里，你悄悄来这府里的后花园，从东偏门进，我把东西给你！记住了吗？不要给任何人说！

少恒刚要张嘴，门外响起了脚步声，碧兰的神色突然一变为冷肃，跟着就听她冷淡地说道：你送来的这个戒指还好，工银我们晚点付，你回去吧！她使了个请他快走的眼色，上前一下子拉开门，朝少恒挥了挥手。

少恒糊里糊涂地出了碧兰的屋门和明德府的府门，又糊里糊涂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爹还没睡，爹没说话，爹只用眼睛看他。

少恒叹了口气，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慢腾腾给爹说了事情的经过。

我们不要她的东西！老银匠的声音硬如铁块。

少恒没吭，他的眼前还晃着碧兰的面影，鼻子里还满是碧兰身上的香味。

要离这个女人远点！老银匠的声音像石块一样敲到床帮上。

少恒没再理会爹，他胡乱地脱掉衣服钻进被窝，他用被子蒙住头，他要想想今天这一连串的事情，他最后想到了碧兰的那句话：我要杀死他和我自己。那个他是谁？

是谁？

他的头皮一紧……

他在不安的思索中慢慢沉入睡乡，在寂静的睡乡里他看见一只大鸟，那大鸟的翅膀乌黑如墨，正缓缓地由头顶掠过……

第二天整整一个白天，少恒虽然照样在做着银饰，脑子里却总被那个问号缠住：晚上要不要去明德府后花园取碧兰夫人给的东西？按爹说的不去？那有点对不起碧兰了，人家是好心，给你东西你不要可以，但你总不能不去！去？黑夜里去和一个女人见面让别人看见可是不好，不过这是碧兰夫人要我去的，遇见别人我可以做点解释，就说是去送银饰的；再说，天黑，也不一定就能碰上人。

晚饭后他扔下碗时看一眼爹，讷讷地说了一句：我去看看。

看啥？爹瞪他一眼。她给啥好东西咱都不要！

不要咱也得去给人家说一声，好歹也讲个礼数。

讲你娘的屁礼数！跟一个要买毒药杀人的女人还讲礼数？

她不是没有杀嘛？！

老银匠气哼哼的不再说话，踢过一个凳子到灯下，蹭蹭地拿起一个锉子去锉一个项圈上的毛刺。他听见儿子蹑脚走出了门，他没有回头，他只是恨恨地用锉子敲了下项圈，闷声骂了一句：狗东西，鬼迷了心窍！

老银匠锉得心绪烦乱，到最后干脆扔了锉子坐那里吸烟，两

只耳朵却仄起去听门外的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响起了儿子的脚步声，老银匠呼的一下站起身，儿子的一只脚刚踏进门，老人的两只眼就搜了上去。

她给了你啥？没啥，小银匠有些疲倦地答。

没啥？真没啥。

是她给了你啥你没要还是——

她啥也没给。我从后花园的东偏门那里进去，就看见她在一棵白果树影里站着，她轻声喊我过去。我在她身边站下，后花园里很静，我听见她喘气声很急。我说，夫人不用给我啥，俺们啥东西也都有。

她咋说？

她没吭，她好长时间都没说话，我有点奇怪，后来她开口了，她说小银匠你信不信那句话：人们做的事上天都能看见？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想过这事。

她后来咋说？

她说小银匠你觉着一个人要是想要啥了，他是不是就该去要啥？我说我说不明白，我说一个人要是想要啥了，他要不来也是白搭。

后来哩？

后来她又停了好长时间才说，小银匠，要是那件东西一个人能要来，可世上人又不允许他要咋办？我说那就别要了，要不人家会说你是偷。

后来哩？

后来她叹了口气，她把额头抵在树干上，我模糊看见她还把额头在树干上碰了一下，上边的树叶子一晃。她末后说：小银匠你走吧。我就转身往东偏门那儿走，快走到门口时，她又轻步追了上来，声音很低又很急地说：对不住，我给你的东西忘了带来，你最好明晚再来。

老银匠有些迷惘地看着儿子，随后又把迷惘的目光移向了墙角，很长一阵之后他才嘟囔了一句：这个女人是咋回事？

小银匠已经上床躺下，他没有去理会爹的自言自语，他只是想着刚才见到碧兰夫人的那些情景，她为啥子把头抵到树干上，而且要往上边碰？他觉出自己的心里生了一股疼痛，她的额头不会碰出血吧？……

一大片碧绿碧绿的草地慢慢移到他的眼前，碧兰就由那碧绿的草地上款款向他走来，他闻到了风从碧兰身上带过来的香味，他看见了她在向他招手，他快步迎了上去，他已经看清了她脸上的笑纹，就在他要走近碧兰的那一刻，头顶突然响起一声尖厉的鸟叫，那瘆人的鸟叫声将他吓得睁开了眼睛，他看见爹还没睡，爹还怔怔地坐在灯下……

春天是人们打饰物的旺季，准备脱去冬装摘掉头巾的富人家的小姐、夫人们，都开始忙着准备新添或更换别在头发上，坠在耳朵上，挂在脖子里，戴在手腕、脚腕上的银饰物，所以富恒银饰铺的白天便人声喧嚷地分外热闹。少恒这一天几乎是手不离锤地忙活。不过只要稍一停锤，碧兰夫人把额头抵在树干上的影像就会在脑子里显现出来。每当那影像显出来时，他便急忙摇头把她赶开，他怕影响自己干活，他注意到爹一直面色阴沉，他怕爹发火。

好不容易干到天黑顾客散尽，少恒伸伸懒腰开始坐下吃饭，饭还没吃完，爹就又开始安排晚饭后的活路：我又琢磨了一种项链的打法，叫豌豆链，我已经试做了一截，你晚上也做一截试试——

坐了一天，我吃罢饭想出去转转。少恒不高兴地打断了爹的安排。

去哪里转？老人生气地斜过眼。

去街上随便转转，腿坐得酸。